

蟹 工 船

小林多喜二 著

適 夷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

蟹工船

著者 小林多喜二
譯者 適夷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外文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119) 字數115000 印刷00001—20000

31''×43''1/32 印張6⁷/₁₆ 定價0.66元

內容說明

小林多喜二（一九〇三—一九三三年）是日本最傑出的革命作家，在他短促的十年創作活動和實際鬥爭中，寫出了不少的輝煌的作品，爲日本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樹立了旗幟。這本書包括他的兩個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寫日本革命運動史中著名的『三・一五事件』的，它不但深刻地暴露了日本軍事法西斯統治在發動侵華戰爭前對國內革命運動的血腥的彈壓暴行，同時也從各個方面，描繪了共產黨員、工會工作者、革命知識分子在這一殘酷鬥爭中所經歷的峻險的路程，和他們所表現的英雄品質。『蟹工船』是作者創作中最著名的作品。它通過蟹工船博光丸中的奴隸勞動的描寫，揭發了面臨末日的日本壟斷資本家和海軍部隊互相勾結，在堪察加蘇聯領海中進行海盜式的捕蟹事業；並且由此反映出在日本帝國主義制度下殘酷的剝削行爲和侵略本質，以及日本工人階級從自發鬥爭到自覺鬥爭的發展道路。



目次

蟹工船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	
九	一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一

對於阿惠，這種事情是很難習慣的。雖然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她却還跟第一次一樣，嚇得心頭直跳，慌張不堪；而且每次都被丈夫龍吉說了。可是對於一個女人，這總是最強烈的打擊。

——工會的人到家裏來開會討論問題的時候，阿惠端着茶走上階沿去，有好幾次聽見丈夫說話的聲音：

『對老婆做思想教育，就是難辦……』

『革命從廚房開始——這是一定的公式，小川，你說得真有意思。』

『的確，我的老婆就是一個教不會的。』

『跟太太做理論鬥爭，總是要失敗的。』於是，大家就取笑他了。

丈夫嘴裏支吾着，窘得好像雙手抱緊了自己的身體。

早晨，龍吉正在刷牙，阿惠在一旁把熱水給他倒進廚房水槽上的洗臉盆裏。

『你知道羅莎麼？』丈夫把牙刷在嘴裏抽動着，忽然想起似的問了。

『羅莎？』

『羅莎。』

『列寧，我倒知道……』

龍吉低低地說：『你這傻瓜。』

阿惠從來不想知道這些，也從來沒在這方面下過工夫。她覺得那些事記不住，記住了也沒有用處。列寧和馬克思的名字，還是從女兒幸子那兒聽來的。自從知道了這兩個名字，就常常留意，到家裏來的工藤、阪西、鈴木他們，跟自己的丈夫老是談到列寧、馬克思。因此有一次，不知怎樣說起，她對丈夫說：『馬克思好像是工人的菩薩吶。』丈夫吃了一驚，看着她說：『你從哪兒聽來的？』阿惠雖然受了賞識，却也沒有覺得高興。

雖然如此，阿惠對於丈夫和工會裏的人們，跟他們所幹的事，並沒有不好的感情。開頭，她見了那些工會裏的人，樣子不大整潔，神色有點嚴厲，心裏就有些害怕。在她的印象中，有一個時候感覺這是一些很難接近的人。可是跟他們談起話來，却比那些一

味傻笑，分外慇懃的學校裏的先生（丈夫的同事），反而合得來。他們一點也不拘拘束束，拐彎抹角，却像孩子似地老把阿惠他們逗笑。他們第一次在她家裏吃飯還有點不大自然，後來，就自己要飯吃，要洗澡錢，要買煙捲的錢。而且都那麼單純，一點沒有虛偽。漸漸地，阿惠對他們發生了好感。

碼頭上大罷工的時候，阿惠在外邊聽到各色各樣『可怕的謠言』。開頭她還想不到工藤、鈴木他們所領導的罷工，就是那麼『可怕的』罷工。

『罷工對誰可怕呢，對有錢人，還是對窮人？』

聽丈夫這樣說，她思想上還是搞不通。

『不是講道理呀。』

報紙上每天用大號字的標題發表罷工消息，說罷工會使整個小樽市變成黑暗；罷工的工人要燒資本家的房子，又說工人跟警察衝突，有好些人被捕了（其中就有渡和工藤）；又說這罷工受全市人民的咒罵……。阿惠想到丈夫龍吉也完全忙着罷工的事，晚上差不多都睡在工會的辦公處，不覺皺起了眉頭。當龍吉帶着一張睡眠不足的青腫沉鬱

的臉回家來的時候，她問他：『沒有出什麼事嗎？』

『路上被特務釘上了，好容易繞了道兒回來。』

說着，就鑽進被窩裏去，說：『五點鐘叫醒我。』

阿惠在他的枕邊坐了一會。她對於丈夫所幹的事，從來沒有說過什麼話。可是，心裏悶悶地想：多麼受罪呀，把什麼都犧牲了，到底有多少用處呢。大家那麼興奮地叫喚着的那種社會——無產階級的社會，也不見得那麼快就會到。還有幸子，真的，不要幹什麼意外的事才好呀。有時她覺得丈夫所幹的事，不過是特意弄得吃不上飯，心裏就引起了一種女性特有的不滿。

可是，阿惠聽工會的人講過工人的種種事情，知道工人的悲慘的生活。他們受苦，苦得再也受不住了，因此對那些無理剝削他們的有錢人抱着很大的仇恨。阿惠也知道，工會的人領導他們，把鬥爭擴大開去。她雖然不明白丈夫他們所幹的事什麼時候才有望，但覺得是非常『大的』、『了不起』的事情，這甚至使她有一種近似『驕傲』的感覺。

龍吉在第三次被捕之後，被學校解了聘，不得不依靠開一個小雜貨鋪勉強過活。那時候——阿惠雖然早有一種朦朧的預感，知道這樣的事情有一天一定會到來的，却還是

像受到意外的打擊似的感到一陣暈眩。可是經過了這件事之後，她差不多再也不嘀咕了。

龍吉自從擺脫了職務的拘束，更加積極深入到工作中去了。從此特務就常常上門。

阿惠瞅見鋪子門前轉來轉去的陌生人，心裏就發涼。僅僅這樣倒還好。有時這種人瞅着門牌跑進屋子裏來，『請到警察局去一趟，』這樣說着，把龍吉帶走了。丈夫被兩個便衣押着走出門外去，這情景是非常難受的。丈夫走了之後，屋子裏就永遠留下一股特別淒清的、空虛的感覺。也許阿惠的心臟比別人脆弱，在這樣的時候，她的心總是跳個不停。她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臉色白得像一張紙，在屋子裏楞生生地走來走去。

對於阿惠，這種事情實在是很難習慣的，雖然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她還跟第一次一樣，嚇得心頭直跳、慌張不堪。而且每次都被丈夫說了。可是對於一個女人，這總是最強烈的打擊。阿惠就是這樣。

三月十五天天還沒亮的時候，在睡夢中被人拉起來，屋子裏全被抄過，也不讓家人說一句話，丈夫就被五六個法院和警察局的人帶走了。那時阿惠却茫然地坐在床上，一直不動，過了好久，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那天早晨，幸子突然被一種聲音驚醒，霍地睜開眼睛，懵裏懵懂向屋子裏掃了一眼。

是什麼時候，天亮了麼？為什麼隔壁屋子裏有五六個人吵鬧的聲音。假使在半夜，就不會有這樣的事。可是電燈還開着，天當然還沒有亮。怎麼回事呢。蓆子上有誰在不斷地咕吱咕吱走來走去。

『再抄一抄隔壁的屋子。』紙門外邊有一個陌生人的聲音說。

『那是寢室，什麼也沒有。』是媽媽的特別放低的嗓子。

『要抄就抄吧！』爸爸說。

『會把阿幸吵醒的……』

幸子只斷斷續續聽清這幾句話。她想，有人進來，她得假裝睡着。

從架子上搬下東西的聲音，翻報紙的沙沙聲，把蓆子翻起來的聲音，打開櫃子抽斗的聲音，一只，兩只——一共七只，全部都打開了。她在心裏數着。接着，在廚房那邊，食櫥也打開了。她渾身感到一陣寒氣，瑟瑟地哆嗦起來。不管怎樣把身子縮成一團，不管怎樣翻身，總是感到發冷，身子直哆嗦。忽然，牙齒跟牙齒碰得咯咯地響起來了。慌忙在下巴上用一把力，才停止了。沒有聽見爸爸媽媽說一句話，怎麼回事，說話的淨是陌生人的聲音。

家裏常常有許多人來，可是她立刻覺得，這回來的人跟平常不一樣，是完全另外一

種可怕的人。

紙門打開來了。一大片刺眼的光線立刻斜射進屋子裏來。幸子慌忙把眼睛閉上。心別別地跳起來。她假裝翻身，微微睜開一點眼睛偷看。媽媽兩手疊在胸口，瞅着自己的睡臉。臉上白得沒有一點血色。爸爸站得遠一點，在瞅看那些陌生人抄查的動作。爸爸的臉顯得特別嚴厲，也許因為正在電燈旁邊的緣故。

有五個不認識的人。其中一個長鬍子的大概是他們的上司，手裏提着一個很大的黑皮包，對那些正在抄查的人不知說了些什麼話。抄查的人就照他的命令行動。兩個是警察，另外兩個是穿便衣的。——爸爸幹了什麼事啦？這些人到這兒來幹什麼。那些陌生人動手翻幸子的書包，把書一本本倒過來抖動；又一點不客氣地把許多玩具在蓆子上打開來。這使幸子特別動了感情，眼睛裏湧出淚水。

『這些都是孩子的東西……』

媽媽站在旁邊，輕輕地說。陌生人嘴裏含糊地說了什麼，可是並不停手。

抄過一通之後，那些人又在屋子裏望了一圈，走出去了。紙門關上——屋子又黑了，幸子差一點哭出聲來。

爸爸開始和拿皮包的人低低說着什麼，後來嗓子漸漸高起來，幸子聽清了他們說的

話。

『總之，跟我走就是。』拿皮包的說，

『總之，什麼總之？』

『不必在這兒多說，你走就是了。』談話漸漸粗暴起來。

『什麼理由？』

『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認爲沒有去的必要。』

『不管你認爲怎樣，我就是要你走……』

『你這樣不講理麼？』

『什麼不講理，不是說過，去了就明白了嗎？』

『又玩你們的老手段了。』

『不管什麼手段不手段——總之，你得去。』

爸爸突然閉了嘴，使勁把紙門拉開，走進屋子來。媽媽從後邊跟進來。那五個人站在隔壁屋子裏，臉衝着這邊的屋子。

『褲子。』

爸爸生氣地對媽媽說。媽媽默默地把褲子拿出來給他。爸爸一條腿伸進褲管裏，可是再伸進另一條去時，身子失掉了平衡，幾次都伸不進去。爸爸的臉，激動得直跳。他又穿襯衫，又打領帶，總是礙手礙腳，不是綁住，便是纏起來——特別是領帶總是結不好。媽媽見了，從旁動手幫助他。『不用不用！』爸爸惡森森推開，顯出特別慌亂的樣子。

媽媽遲疑地對爸爸說了什麼話。

『不許說話。』隔壁屋子裏，拿皮包的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了。

幸子睡覺的屋子黑了。一陣雜亂的脚步聲，走下土間●去了。——外邊大門打開了，腳步聲在那兒停住，又聽見說話的聲音。幸子再也耐不住了，穿着睡衣就跳起身來，身子一陣哆嗦，從頭頂到脚尖感到一股寒氣。她把紙門拉開一條縫向外張望。——爸爸正坐在蓆沿●上彎着腰結皮鞋帶，那些陌生·人站在土間裏，媽媽依然把手按着胸口，身體靠在屋柱上，蒼白着臉，極度地沉默着。

●、● 日本式房子，進門地上鋪土或磚的地方，叫做土間，這兒是脫鞋子的地方。從土間上去，就是鋪蓆子的居室，與土間高低約相差一尺多。

忽然——忽然幸子心裏明白了，她覺得她完全明白了。她想：『列寧！』她知道：這些事情都是從列寧來的。爸爸的書房裏有許多書籍，還掛着好幾張照片，照片中列寧的臉，很清楚地映到幸子的眼睛中來了。那是一位禿頭，臉跟學校裏的校役吉田一樣。每次工會的人來時，常常同爸爸一起唱各色各樣的歌，因為小孩子對歌的敏感，幸子比誰都快就學會了紅旗歌和五一歌。她雖然不懂歌的意思，却在學校裏，在家裏，跟枸橘歌、金絲雀歌一起到處唱。因此，工會的人好幾次摸摸幸子的頭。——幸子知道爸爸決不是壞人，絕對不會幹壞事。所以她想到這只是爲了列寧和紅旗歌的緣故。——對啦，一定是這個緣故。

爸爸站起來了，幸子像遇到失火的晚上一樣，牙齒咯咯地響起來。大夥兒走出去了，這時候媽媽的蒼白的臉動了一動，嘴唇也好像要說什麼似的動了一下，可是沒有說話。也許說了什麼，不過幸子沒有聽見。她瞅見媽媽托在屋柱上支着身體的手，用了一下力。——爸爸把帽子拉一拉正，瞅着媽媽的臉，然後把背心上的一個已經扣上的扣子解開，又重新扣好，不安地瞅一瞅媽的臉。——爸爸半身走出門外去了。

『好好照顧阿幸……』

爸爸嗓子乾巴巴地說了這句話，勉強咳嗽了一聲。

媽媽跟在後邊走出去。

幸子跑回床上，仆倒身子，把臉埋在枕頭上哭起來。她哭着哭着，心裏立刻恨透了那些把爸爸帶走的陌生人。『這些傢伙真可恨，這些傢伙。』這樣想着，又哭起來了。幸子害怕得哆嗦着身體，嘴裏叫着『爸爸』、『爸爸』，盡情地哭着。

二

充滿在天空中的大氣，好像蒼白地凍結住了。沒有一點聲響，也不見一個人影。——深夜，冷氣刺進骨髓，那是天亮前三點鐘的時候。

五六個人的脚步声，急急地在凍結着冰雪的路上嚓嚓走過，他們是從一條陰暗的胡同裏走出來的。在靜寂的街上，脚步声顯得特別響亮。脚步声走到稍稍寬一點的路面上，那兒的電線桿上亮着一盞沒有罩子的電燈。——啊，原來是下頰下扣着帽帶的警察。他們怕腰上的刀子弄出聲來，用一手把刀柄握着。

一陣囊囊的脚步聲，——皮鞋也不脫，警察一窩蜂地闖進聯合工會的樓上！

工會幹部在一小時前剛剛睡下。他們決定十五日舉行打倒反動刺刀內閣^①的講演會，這晚上全體動員在市內貼了標語，又交涉了開會的地點，後來又開了常務委員會——直到兩點鐘才把所有的事情料理清楚。這時候，警察就衝進來了。

七八個工會幹部，身上的被頭突然被人揭開，被皮鞋腳踢起來，大家像木頭一般站起身來，不知怎麼一回事，搖晃着身體直發楞。

鈴木本想：完了！原來他想到過也許會出什麼事。言論自由已經完全被剝奪，在這種時候，他們還堅持舉行對主要敵人——田中內閣的倒閣運動，他思想上準備，這一天，警察一定會一次一次地喝令中止演講，把講話的人像棋子一樣吃掉^②；說不定在開會之前，還會來一個總檢舉（這些混蛋什麼都幹得出來），這是他們的老手段。這時候，鈴木本想：剛這麼想，果然就來了。

綽號叫『工會毛驢』的阪西，身上只穿一條褲衩。

『什麼事啊？』他向一個熟面孔的特務問。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要胡弄人。——我睏得很呢。』

接着上來的便衣警察，在一旁開始抄查文件。